

# 从亚当到亚伯兰

## ——《创世记》谱系研究

From Adam to Abram:  
On the Genealogies in Genesis

彭磊  
Peng Lei

**Abstract:** The Bible attaches utmost importance to the recording and rectification of genealogies. The first genealogy in the Bible from Adam to Abram is recorded in Genesis 4-11.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is genealogy and tries to clarify its theological function in the Bible.

**Keywords:** Genesis, genealogy, mono-descent, seventy nations

《圣经》极为重视谱系的记录与梳理，甚至不吝一些重复性的工作，体现出强烈而自觉的谱系观念。《创世记》记录了由人类始祖亚当到犹太祖先亚伯兰再延续至雅各十二子孙的家谱(4-11章)，

此外还记录了旁支以实玛利（2：12-18）、以扫（36章）的后裔。

《历代志上》1-9章都是记录谱系，其中包括亚当-亚伯兰-雅各的谱系（1：1-2：2）、以色列各支派的谱系（2：3-9：1），尤其着重叙述了从犹大到大卫王室的家谱（2：12-3：24）。《新约》福音书也相当重视耶稣家谱的梳理工作，《马太福音》开首就追忆了从希伯来祖先亚伯拉罕到大卫再到耶稣的谱系（1：1-17），《路加福音》则由近及远回溯了从耶稣到亚当的谱系（3：23-38）。

《圣经》中最早出现的谱系是《创世记》4-11章中由亚当到亚伯兰的家谱，此谱可说是《圣经》中最重要的谱系，关乎人类的起源（亚当），世上万族的起源（闪、含、雅弗），还有希伯来民族的起源（亚伯兰）。作为源头的这一谱系在《圣经》中被反复提及，先后出现在《历代志上》（1：1-27）和《路加福音》（3：34-38）当中。<sup>①</sup>本文以这个最早的神圣家谱为分析对象，对其文本构成和神学寓意予以细致剖析，试图借此揭示出犹太教的一神教特征。

## 一、主干谱与枝蔓谱

《创世记》4-11章的家谱实际包含了四个部分：4：17-22节为该隐的谱系，5：3-31节记录亚当至挪亚的谱系，10章为闪、含、雅弗三族的谱系，11：10-26为闪到亚伯兰的谱系，四者合起来构

① 《历代志上》1：1-27重刊了《创世记》中从亚当直到亚伯兰的谱系，但忽略了该隐支系和亚伯，而且在人名上与《创世记》多有出入，如1：17将玛施（Mash）改作米设（Meshech），1：22将俄巴路（Obal）改作以巴录（Ebal）。《路加福音》3：34-38简略重述了亚当到亚伯兰的谱系，但3：36在闪的谱系中插入了一个《创世记》中没有记录的人物该南。三份记录并不完全相同。

成了一个从人类始祖亚当到希伯来祖先亚伯兰的谱系。仔细对比二者，不难发现它们在内容、叙述方式上有着明显的差异，而且相互间有着微妙的构成关系。

（一）5：3-31 节与 11：10-26 节具有一致性：两者都遵循着仅记录长子的原则，这种单线叙述的方式使整个谱系的脉络清晰简明，中心突出，有一脉相承之感。而且两者对家谱成员的记述项目内容、次序基本相同，依次包括生长子时的年龄、长子的名称、生子后活了多久以及一生的岁数（11：10-26 省略了这一项）。此外，从谱系结构来看，亚当到挪亚共计十代人，闪到亚伯兰同样是十代；<sup>①</sup>在各自的结尾，挪亚生三子，他拉同样生三子。这种精巧的对称关系说明两者共守着一个固定的叙述模式，在形式和内容上具有统一性。尽管中间的叙述被打断、扰乱，5：3-31 节与 11：10-26 节仍旧是一个统一体，共同构成了一个由亚当至亚伯兰的完整谱系，是《创世记》中谱系大树的主干，可名之为“主干谱”。

（二）第 10 章与主干谱的叙述截然不同。它对闪、含、雅弗三族谱系的记述不仅完全忽略了家谱成员的年龄问题，只记录人名，而且也不再遵循长子原则，改为多线叙述，所有子孙的名字几乎都完备在案。这使得它显得庞杂、随意，没有固定的模式可循，与主干谱相比，它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谱系，而近乎一个世俗色彩的神话传说。“这些人的后裔将各国的地土、海岛分开居住，

---

<sup>①</sup> 犹太传统当然早就注意到这一点，《塔木德》有言：“从亚当到挪亚有十代人，这表明了他（耶和華）具有何等的耐心，因为所有这十代人都一直在激他发怒，直到他降大水灾于他们。从挪亚到亚伯拉罕也有十代人，这又表明了他具有何等的耐心，因为所有这十代人都一直在激他发怒，直到我们的祖先亚伯拉罕来临，并接受了他们所有人应得的报偿。”参见施坦泽兹：《阿伯特——犹太智慧书》，张平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年，第 68 页。

各随各的方言、宗族立国”（10：5）——第10章主要的用意在于借用这一谱系解释世上众多的民族、方言、国家的起源，其谱系传承的作用倒是其次。

这与4：17-22节却有某些相似之处。该隐的谱系很简明，同样只录人名，而且同样近乎原始的口头传说：该隐建造的世上第一座城成为城市的起源，<sup>①</sup>雅八、犹八、土八该隐分别成为牧人、乐师、铜铁匠的祖师，还有对拉麦诅咒的详细刻画。4：17节与第10章具有相同的基调，传说的意义大于家谱的意义，所记成员也并非谱系中的正统，是游离于谱系大树主干之外的蔓生，可名之为“枝蔓谱”。

如此看来，《创世记》中的家谱实际包含了“主一支”两部分，亚当—挪亚谱系和闪—亚伯兰谱系构成主干谱，该隐谱系和闪、含、雅弗谱系构成枝蔓谱。主干谱前后联系紧密，形式、风格统一，遵循着一定的写作规则，富有高度的秩序感，勾勒出一个由亚当到亚伯兰的完整谱系；与之相反，枝蔓谱内容散乱灵活，形式无拘无束，带有古希伯来口头传说的色彩。两种成分各有特色，尽管有明显的差异，却被有机地穿插进了《创世记》的叙述当中。

有西方学者将这些谱系与“五经”底本理论联系起来研究，得出了富有意味的结论，我们不妨予以参考。先来看该隐一脉的谱系：

亚当（Adam）—该隐（Cain）—以诺（Enoch）—  
以拿（Irak）—米户雅利（Mehujael）—玛士撒利  
（Methushael）—拉麦（Lamech）

<sup>①</sup> “建城”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哲学主题，预示人类政治生活的开始。就此可参威布劳：“《创世记》第一到十一章中‘城’的意义”，罗晓颖译，载《经典与解释14：政治哲学中的摩西》，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年，第131-152页。

再看赛特一脉的谱系：

亚当 (Adam) — 赛特 (Seth) — 以挪士 (Enosh)  
— 该南 (Kenan) — 玛勒列 (Mahalalel) — 雅列 (Jared)  
— 以诺 (Enoch) — 玛士撒拉 (Methuselah) — 拉麦  
(Lamech) — 挪亚 (Noah)

从语言学的角度对比两者，可以发现：(1) 以挪士 (Enosh) 在希伯来文中是“人”的意思，与亚当 (Adam) 同义，而该南 (Kenan, 希伯来语作 qyn) 在希伯来文中是该隐 (Cain, 希伯来语作 qynn) 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因此可以将以挪士—该南置换为亚当—该隐；(2) 以拿 (Irada)、雅列 (Jared) 二者实为一音之转；(3) 米户雅利 (Mehujael)、玛士撒利 (Methushael) 在希腊文七十子译本中分别拼写为 Maleleel 和 Mathusala，也就是玛勒列和玛士撒拉；(4) 以诺、拉麦并存在两个谱系之中。沿着圣经考订的理路，上述证据表明，赛特一系中以挪士—拉麦的谱系与亚当—拉麦的谱系相互对应，可能是同一谱系的不同版本，塞特的谱系或由该隐的谱系改写而来。加上写作风格的差异，我们似乎可以推断，该隐的谱系来源于较早的耶典 J 底本，而赛特的谱系属于晚出的祭典 P 底本。P 底本中亚当—赛特—挪亚的谱系，或许是后世将《创世记》4：25-26 提到的亚当生赛特、赛特生以挪士之事与来自 J 底本的该隐的谱系相糅合，经一番改头换面而来。<sup>①</sup>综合上面对“主一支”两种谱系

<sup>①</sup> S.H. Hooke, *Middle Eastern Mythology: From Assyrians to the Hebrews* (New York: Penguin Group, 1988, Reprinted Version), 127-128. 另可参见王立新：《古代以色列历史文献、历史框架、历史观念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44页底注。当代圣经研究业已广泛接受这种对谱系底本来源的分类，参见 Joseph Jensen, *God's Words To Israel*, (Boston: Allyn and Bacon, Inc., 1968), 91-92.

的区分，在谱系的底本来源问题上，我们似可做出进一步推论：该隐的谱系出于J本，闪、含、雅弗的谱系与该隐的谱系相似，这说明，闪、含、雅弗的谱系也应出于J本，年代较早；赛特的谱系出于P本，那么与它同为一体的11：10-26中闪的谱系也当出于P本，其风格成熟稳重，应当是颇为晚出。

枝蔓谱出于J本，主干谱出于P本，“主一支”的差异或由资料来源的不同、成书时代的晚近造成。枝蔓谱虽然主要是神话传说，却含有一些谱系的成分；主干谱显然受到过枝蔓谱的影响，但其成熟的风格说明，它可能是由稍晚的祭司文人依据枝蔓谱里的一些内容精心加工、改写而成。塞特的谱系由该隐的谱系改写而来，此外，11：10-26中闪—亚伯兰谱系实际也是由第10章有关闪系的内容扩充而来，它重复了第10章中的5个名字（闪、亚法撒、沙拉、希伯、法勒），又添增了5个新名字（拉吴、西鹿、拿鹤、他拉、亚伯兰），从而构成了共计十代人的闪—亚伯兰谱系。这种微妙的关系说明，主干谱与枝蔓谱彼此不同却紧密关联，它们结合为一个整体，合力勾勒出一个从亚当到亚伯兰的谱系。

## 二、单种论和整体观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神。”（《出埃及记》20：3）犹太教可谓是世界上最为严格的一神教，对耶和华绝对的、严格的唯一崇拜成为犹太教最显著的特征，一神论思维影响到了犹太人信仰和世俗生活的方方面面，以至有人说，犹太教实际是一种三位一体的宗教：一个神——耶和华，一个民族——以色列，一个圣地——耶路

撒冷。<sup>①</sup>《创世记》中的谱系叙述也深深打上了一神论的烙印，体现为谱系传承中的单种论和人类整体观。

### （一）一支正统：单种论原则

从亚当到亚伯兰共二十代的谱系传承中，始终奉行着严格的单种论，即，在家谱的众多成员中只承认一支或一子为正统，谱系的叙述总是要集中到一个焦点、一条主线：

亚当的三个儿子中，亚伯被杀、该隐被逐，正式的谱系在赛特一脉继续。赛特的家谱仅记录长子，至挪亚生闪、含、雅弗，衍生出一个庞杂的谱系。因为挪亚醉后的咒诅（9:25-27），巴别塔故事之后，含、雅弗的谱系不再被提及，只记述闪一系。在闪的五子中只记述亚法撒一支，从法勒一直记录到他拉，最后在亚伯兰、拿鹤、哈兰三者中选召了亚伯兰。单种论形成了一条贯穿谱系始终的主线，实际也是主干谱的线索：亚当—塞特—挪亚—闪—亚法撒—法勒—亚伯兰。枝蔓谱因为出现较早，只记录旁支，不具有单种论特征，因此似可推断，主干谱依据单种论原则改写了枝蔓谱，有其宗教意图和神圣色彩。通过单种论原则，主干谱将从亚当开始的整个人类的谱系逐渐演化为由亚伯兰开始的希伯来祖先的谱系，显示出从亚当到亚伯兰的一脉相承，在世上万族之中只有希伯来人才是“正统”——前十一章对亚当子孙族谱的叙述，实际是对上帝挑选希伯来人为子民的一种铺垫。

这种只承认一支为正统的单种论同样体现在十一章后对希伯来祖先的记述中。此时的单种论更富神圣色彩，处处体现出上帝的意旨：亚伯拉罕生以实玛利、以撒以及从基士拉庶出的众子，神语

<sup>①</sup> 舒拉基：《犹太教史》，吴模信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页。

于亚伯兰，“从以撒所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21：12），于是以实玛利和其母夏甲被逐，以撒成为亚伯拉罕的正统后裔；以撒生以扫和雅各，耶和华事前预言“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25：23），雅各便以诡计骗取长子名分并获以撒的祝福，成为以色列十二支派的祖先。显然，以撒、雅各获得正统的名分都是上帝的安排和拣选。

单种论意味着，无论家族内有多少位成员，只有一位才代表神的旨意——既然神只有一位，那么神在世间的代表也应只有一位；既然唯有以色列人是上帝所拣选的子民，在家族承继上也应只有一支或一子是上帝所认可的正统脉系。单种论源于犹太教严格的一神论，是一神教思维在谱系记述中的发散。依据一神论原则，我们可以把主干谱看作神学式的记述，它所秉承的单种论体现出成熟的一神论观念，这与它源出于P本关系甚大，而枝蔓谱则是神话式的记述，它内容的多样性和口头传说色彩与一神论原则并不相符。如犹太哲学家利奥·拜克（Leo Beck）所说，神话本质上是多神论的，它将自然的多样性归结为神的多样性，而“犹太教原则上反对神话”，把上帝当作神圣的唯一，绝对高于自然界的造物主，尽管《旧约》中包含了一些神话元素，但后世“笔则笔，削则削”，最终使之符合一神论原则。通过与当时古中东地区神话的分离，犹太教成为了“仅有的宣称没有特定神话的宗教”。<sup>①</sup>主干谱依据单种论原则来改写枝蔓谱，实际反映出希伯来人从古中东地区流行的原始的多神崇拜向成熟的一神信仰过渡的过程。

## （二）七十部族：人类的大全

<sup>①</sup> 利奥·拜克：《犹太教的本质》，傅永军、于健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76-82页。



相比于其他一神教，犹太教的独特之处在于将一个上帝与一个民族的命运捆绑在一起，实现了普世论和特惠论的结合。耶和华是全世界与全人类的造物主，是唯一神，但由于人类的悖逆，耶和华只拣选以色列民做子民，但并不因此而沦为一个狭隘的民族性神祇，人类还将通过以色列人认识上帝和学习律法。基督教、伊斯兰教都是单维度的普世论，它们坚持超民族的“教徒—非教徒”界限标准，并且相信所有人类将接受上帝的真理而成为教徒，而犹太教在“教徒—非教徒”的标准之外，还奉行“本族—异族”的关系模式，它秉持的是民族与信仰的双重标准。尽管如此，以色列人并没有把自己与其他民族完全割裂开来，相反，“在古代，只有犹太教把人看作一个整体的、世上的大家庭，这种观点是一神论所固有的——从犹太人的国土上产生了一个人类、一个世界、遵循戒律将使世界成为一个统一体的学说”。<sup>①</sup>

按照《创世记》的叙述，上帝依照自己的形象和样式创造了人类，人类有共同的祖先——亚当和夏娃；人类都是挪亚的后代，都从闪、含、雅弗三族演化而来；所有的民族都出自“七十部族”（seventy nations）：《创世记》第十节所给出的闪、含、雅弗的谱系共计七十人，每个人都成为一个民族的祖先，“七十部族”成为世上万族之源。<sup>②</sup>同根同源的人类大全开始分化为不同的群体——作为选民的以色列人与作为非选民的“七十部族”，“本族—异族”的关系模式由此形成。犹太传统并不将“七十部族”看作绝对的异类，而是认为两者具有同质同构的关系：当初雅各家下埃及地时共

① 利奥·拜克：《犹太教的本质》，第135页。

② 其中闪族26人，雅弗族14人，含族30人（查希伯来原文，《创世记》10:14、《历代志上》1:12将“从迦斐托出来的非利士人”放在括号中，没有计入正式的数目，据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s 1917 edition），因此合计七十人。

有七十人(《创世记》46:27),这里的数字不是巧合而是富有“神”意,“七十”在犹太传统里是个神圣的数字,象征着完满、众多,而且“至高者将地业赐给列邦,将世人分开,就照以色列人的数目,立定万民的邦界”(《申命记》32:8),雅各家的七十儿孙代表着在地上散居的七十部族,“七十”既是极言其多,又隐寓以色列民与“七十部族”的重合。不管各民族语言、形貌、信仰有多大差异,人类永远是同一的整体。

尽管同样出于耶和华的创世,人类的分化必然导致多神崇拜,“异族”们转身敬仰其他“假神”,诸如《旧约》所记述的巴力、亚舍拉、以实他录等等;而以色列人做为上帝的子民的义务,就是敬拜耶和华唯一真神。以色列人在这种人类大全观中赋予自己“主脉”的身份,其他民族虽为“支脉”,但同样是人类的组成部分。耶和华与亚伯拉罕立约时称,“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你听从了我的话”(《创世记》22:18,26:4),以色列人由此将自己置于人类历史的中心位置,肩负着将耶和华的真理传遍全人类的任务。先知书中“耶和华的日子”所描绘的大同景象实际表达了全人类由分化复归为一体,重新成为一个敬拜耶和华的整体的壮丽理想,那时,民族与信仰的双重界限都将失效,人人皆为兄弟,不再有战争纠纷,天下各族同享耶和华的恩惠:当上帝“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好求告我耶和华的名,同心同意侍奉我”(《西番雅书》3:9),来日也就到了,“耶和华必做全地的王,那日耶和华必为独一无二的,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的”(《撒迦利亚书》14:9),“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以赛亚书》2:4)。如此一来,人类的历史也就可以解释为由上帝创造万民——全人类民族和信仰的分化——万民又复归于上帝的神

学模式。犹太经典《米德拉什》(Midrash)把未来所建立的圣殿描绘成饰有72颗闪耀的宝石,分别代表七十部族、以色列民和上帝,象征着人类重新在上帝面前联为一体。<sup>①</sup>在自认为“选民”时又不割裂与其他民族的关系,在强调差异的同时又不抹杀同一性,“人类的大全”映射出犹太一神教民族性和普世性之间的张力,故而有人说,“宗教普世论就是犹太教的一个基本成分——以色列(宗教)是一种世界宗教,它视人类前途为自己努力的目标”。<sup>②</sup>尽管历史上的犹太教并没有突破民族的界限,并未在规模上成为一个普世性的宗教,但它的普世性内涵却在其变种——基督教那里得到了发扬光大。<sup>③</sup>

家族承继只有一支正统,人类共为一体,因为只有一个上帝存在。家族成员中只有一支为上帝认可的正统,这支正统的血脉逐渐演化出了以色列民族,其余各支则成为其他民族的祖先;在人类的大家庭中,以色列人是上帝的长子,是代表上帝意志、遵行上帝律法的“正统”,他们肩负着带领人类走向上帝的使命,对以色列人的拣选不过是上帝为人类设定的道路的第一步。如此看来,单种论与人类整体观似乎矛盾却又统一,两者不过都是犹太教一神论在《创世记》谱系中的一种折射。

---

① 此处据 Nechama Sarah G. Nadborny 1997 年向耶路撒冷学院 (The Academy of Jerusalem) 提交的专题论文 *Israel and the Seventy Nations of the word*。见 <http://www.thehope.org/nech.htm>。

② 利奥·拜克,《犹太教的本质》,第56页。

③ 诸多非宗教因素限制了犹太教的发展。犹太民族所遭受的战争和苦难境遇,特别是基督教社会对犹太教的压制使它长期限制在隔都内,其时犹太教所面临的任务是如何求得生存而非传播自身。

## 结 语

《创世记》中亚当到亚伯兰的谱系绝非单调冗长的家谱记录，而是对以色列民族的起源及其在世界万族中的地位的神学隐喻，承担着重要的神学解释功能。通过把人类的历史以谱系的观念和形式呈现出来，以色列民借此在人类的大全中把自己抬升为“选民”，其他民族则成为非正统的支系，从而恰当处理了一（One）与多（Many）的关系。毕竟，一个民族的立身之本首先在于解释自己与它族的关系，并将自己的价值确立为最高价值。《创世记》中的谱系或许已为我们彰显了以色列人的“权力意志”。

14

**作者简介：**彭磊，中国人民大学。Email: elephantor@163.com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Peng Lei,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 《创世记》38 章的离题之谜

——以巴赫金复调理论解读

The Enigmatic Digression of Genesis Chapter 38:  
An Interpretation Based on Mikhail Bakhtin's  
Polyphony Theory

王屹

Wang Yi

**Abstract:** In the Old Testament, Chapter 38 of the Book of Genesis tells the story of how Judah had twins by Tamar, his daughter-in-law. This account does not seem to be related at all to Joseph's story told in Chapters 37, 39-50, as if the author of Genesis committed the mistake of digression. Howev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ikhail Bakhtin's polyphony theory, we discover a structural relationship of parallelism and polyphony between Chapter 38 and Chapters 37, and 39-50. They are compound events under one unified theme.

**Keywords:** Judah's story, Joseph's story, relationship of parallelism and polyphony